

第一章 緒論

本章主要在說明研究源起以及由此研究發展的問題與假設，進而對本研究的相關名詞做界定。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為研究問題與研究假設，第三節為名詞解釋。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同儕或友伴是兒童與青少年成長過程中很重要的社會資源。同儕是增強者(reinforcing agents)，是模仿的對象(social models)(Zahn-Waxler, Iannotti & Chapman, 1982；引自王煥琛、柯華葳，民 88)。Hartup(1983)也提到同儕團體的功能，在積極方面有下列數項(引自劉安彥、陳英豪，民 83)：為青少年提供個人主要地位的認可、提供規範行為的常模、促進青少年獨立自主的發展、為青少年提供各種不同嘗試的場所及機會、使一般青年人能從不斷的嘗試中認定自我，建立個人的價值體系，決定往後的生活目標。由此可知，同儕關係在兒童、青少年成長過程中有其一定的重要性。

或許正因如此，過去報載政府單位或民間機構針對青少年或國中生進行煩惱或憂鬱相關因素調查時，人際問題、交友或同儕關係總是因素之一，常常僅次於學業功課(陳昭玲，民 88a；陳昭玲，民 88b；陳曼玲，民 90；劉偉瑩，民 91，高琇芬，民 91)。民國 91 年台北市衛生局發表的一項調查結果也顯示，國中生重視「與朋友和同學相處，是否關係良好」，國中生最快樂的事是「和朋友同學相處良好」，而最痛苦的事，除了「考試不理想」外，再來就是「和同學相處不理想」(夏念慈，民 91)。

可想而知，青少年和同儕相處不理想的狀況應該很多，近年來有一種情形逐漸被政府當局以及相關社福機構所重視，就是校園的霸凌行為。自民國九十四年起，台北縣教育局即積極推動「校園去霸凌」政策(《臺北縣教育局「終結霸凌」行動方案》，民 94)，起因就是發現校園中欺凌現象有日漸嚴重的趨勢。此一政策的推行，除了表現政府保護學童在校安全與身心健康的決心外，也透露出校園中霸凌現象已存在多年，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兒童福利聯盟於民國九十三年八月進行「國小兒童校園霸凌現象調查報告」也發現，將近六成七的國小中高年級學童曾經被他人欺負或看過他人被欺負，這樣高的比例顯示教育工作者應刻不容緩去瞭解校園霸凌現象。

究竟何謂霸凌？綜觀多位學者對於霸凌的定義，整體來說，霸凌是一種攻擊行為，特色為通常是重複發生，且加害者與被害者的權力是不平等的(Olweus, 1978 ; Rigby, 1996 ; Smith, 1991 ; 引自 Owens, Slee, & Shute, 2000)。Olweus(1991)更進一步將霸凌區分為直接霸凌和間接霸凌，並指出女生的霸凌經驗較多是間接的(引自 Owens et al., 2000)。

至於霸凌行為對於兒童的影響為何，從國外學者對於霸凌的研究顯示，受到霸凌的兒童在心理層面比其他同儕來得不健康。例如：受到霸凌的兒童是比較低自尊的(Olweus, 1991 ; Rigby & Slee, 1992 ; Slee & Rigby, 1993)、在學校不快樂(Rigby & Slee, 1992 ; Slee, 1994)、並且呈現高度憂鬱、自殺的想法與焦慮(Slee, 1994 ; Slee, 1995)，而這些負面的影響不僅是短期的，還會持續地對被霸凌者產生影響。由 Olweus(1993)和 Slee(1999)的縱貫性研究即可發現，求學階段曾被霸凌的人，成年後比一般人更容易感到憂鬱與低自尊，而且兒童則是容易產生身體健康方面的問題 (引自 Owens et al., 2000)。

從上述研究發現可以得知，被霸凌的經驗對於兒童的影響相當大，不只是短時間的痛苦感受，更會影響到未來的社會心理適應，值得我們進一步去瞭解校園霸凌現象，而由於霸凌為一種重複發生的攻擊行為，研究者決定先在本研究針對攻擊行為進行瞭解，釐清攻擊行為的相關因素。

提到「攻擊」，一般人馬上聯想到的多半是打人、揍人等使用拳頭或其他工具對他人造成傷害的行為，然而研究者從大學時代修習「諮商實習」課程開始，便對一種人際互動的情形感到好奇。大四時，研究者因為課程需要，接了兩個國中女生個案，與她們談話的過程發現，人際關係是她們重視並感到困擾的。其中一位個案曾提到班上女生有很多小圈圈，這些小圈圈不讓其他人加入，有時還會排擠一些她們討厭的同學。研究者曾與個案導師討論個案狀況，據導師的觀察與了解，該生在班上沒有什麼朋友，僅與另外一個同樣不受歡迎的女生在一起，此一諮商經驗也喚起了研究者高中時期的成長經驗。

研究者高中時就讀女校，班上幾個比較要好的同學會形成一小群體，下課時常常聚在一起聊天，也會相約出遊、一同補習。高中三年，班上存在許多這樣的小團體。小團體之間雖不至於交惡，但研究者有次觀察到，有位同學本來屬於某個團體，有一陣子她卻在下課時獨自待在座位上，沒有和團體的其他人互動，團體成員從事活動時也沒有主動邀請她。這段期間研究者曾聽說關於該位同學和團體成員鬧不合的傳聞，也傳出其他成員在背後對她議論紛紛的言論。然而這樣的情形並沒有持續太久，後來那位同學不知何時又回到了團體中，彷彿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一樣。

但這件事一直在研究者的心中留下一道謎團，這樣的情形為何會發生？可能是什麼因素造成的？在成長過程中，研究者只是以旁觀者的角度觀察，不曾實際身處那樣的互動狀態中，因此無從深入了解。只是對於班級中發生的排擠行為感到疑惑與不解，而大四的諮商經驗更促使了研究者對於此一現象的關注。因此在碩一找尋論文題目時，便想針對此一現象進行了解。到底這樣的行為稱為什麼？這可以算是攻擊嗎？還是有其他特定詞彙命名？又有哪些因素會影響學生做出這些在背後說人壞話、排擠別人的行為？

研究者先與發展心理學專長的教師討論過後，認為學者 Crick 於 1995 年提出的「關係攻擊」(relational aggression)一詞可能符合研究者亟欲了解的排擠行為，Crick 認為關係攻擊是意圖透過操弄其同儕關係，來達到傷害他人的目的，

包括：不理對方、惡意地散佈謊話和謠言藉以打壓同儕的團體地位等等之行為 (Grotper & Crick, 1996)。進而閱讀 Crick 所撰寫的相關文獻後，更肯定了關係攻擊即為研究者所關切的議題。此時也發現，國外已針對關係攻擊進行多年的研究，也累積了許多研究成果，但國內至今針對此一議題卻僅有一篇學術論文 (林淑菁，民 94)，顯示有必要針對關係攻擊此一現象進行瞭解，並佐以國外現有的發現與理論為基礎，來瞭解國內的現況。

國外十多年來對於關係攻擊的探究，發現有一些因素與關係攻擊行為有關，其一是意圖歸因。過去對於藉由傷害他人的身體來達到攻擊目的的外顯攻擊 (overt aggression) 所進行研究發現，經常使用外顯攻擊的兒童，在面對社交情境時，容易對於社會線索產生具有敵意的歸因，也就是會認為別人對他不友善，然後連帶使他採取攻擊行為作為因應的方式。這樣的情形在關係攻擊兒童身上也可以看到，Crick、Grotper 與 Bigbee(2002) 的研究即發現，關係攻擊兒童同樣在社交情境中，會對於同儕產生錯誤的敵意歸因。不過國外關於這一方面的研究不多，國內目前也尚無相關的研究，因此研究者將針對關係攻擊與意圖歸因之間的關係進行探究。

再者，Grotper 和 Crick(1996) 的研究結果顯示，關係攻擊兒童的友誼品質 (friendship quality) 和一般非攻擊者，以及外顯攻擊兒童是有所不同的，此一結果透露出關係攻擊兒童與好朋友的互動有獨特於他人的地方，他們比較排他、彼此之間有較為親密的互動關係。由於針對關係攻擊與友誼品質的研究在國內外均僅有一篇，研究者將試圖對關係攻擊者的友誼品質進行瞭解。

過去對於外顯攻擊兒童的相關研究都發現，攻擊行為與自我概念有關(民 93；程紋貞，民 85；洪榮照，民 87；Burdett & Jensen, 1983；Barbara, 1991；皆引自顏綵思)，雖然現今關係攻擊行為與自我概念的相關研究並不多見，但研究關係攻擊的學者，已將自我概念列入相關因素進行探討，發現負面的自我表徵可以預測女生的關係攻擊(Moretti, Holland, & McKay, 2001)。因此，研究者也試圖再釐清自我概念與關係攻擊行為之間存在何種關連性。

二、研究目的

綜合以上研究動機之論述，本研究具體研究目的如下：

- (一) 國中生在關係攻擊行為上是否有性別差異。
- (二) 探討國中女生關係攻擊者與非關係攻擊者，其意圖歸因與痛苦感、友誼品質、與自我概念的差異。
- (三) 探討國中女生的意圖歸因與痛苦感、友誼品質以及自我概念對其是否為關係攻擊者的預測情形。
- (四) 了解國中女生關係攻擊者與同儕、好朋友的互動情形。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研究假設

一、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提出研究問題如下：

- (一) 國中男女生在關係攻擊者人數上是否存有差異？
- (二) 國中女生關係攻擊者與非關係攻擊者，在意圖歸因與痛苦感、友誼品質、和自我概念上是否存有差異？
 - 2-1. 國中女生關係攻擊者與非關係攻擊者之意圖歸因與痛苦感是否有差異？
 - 2-2. 國中女生關係攻擊者與非關係攻擊者之友誼品質是否有差異？
 - 2-3. 國中女生關係攻擊者與非關係攻擊者之自我概念是否有差異？
- (三) 國中女生之意圖歸因與痛苦感、友誼品質以及自我概念，對於其是否為關係攻擊者的預測力如何？
- (四) 國中關係攻擊女生與同儕、好朋友互動情形如何？

二、研究假設

根據上述研究問題，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設如下：

- (一) 國中男生與女生在關係攻擊者之人數有差異存在。
- (二) 國中女生關係攻擊者與非關係攻擊者，在意圖歸因與痛苦感、友誼品質以及自我概念上有差異存在。
 - 2-1. 國中女生關係攻擊者與非關係攻擊者，在意圖歸因與痛苦感問卷的得分上有差異存在。
 - 2-2. 國中女生關係攻擊者與非關係攻擊者，在友誼品質量表的得分上有差異存在。
 - 2-3. 國中女生關係攻擊者與非關係攻擊者，在田納西自我概念量表的得分上有差異存在。

(三) 國中女生之意圖歸因與痛苦感、友誼品質以及自我概念，能有效預測其是否為關係攻擊者。

第三節 名詞解釋

一、國中女學生

本研究對象指的是就讀台北縣市國中一、二年級的女學生，因考量國中三年級學生課業壓力較大，可能難以配合多次的問卷調查與訪談，故僅針對國中一、二年級女學生進行研究。

二、關係攻擊(relational aggression)

關係攻擊為意圖透過操弄其同儕關係，達到傷害他人的目的，包括：不理對方、惡意地散佈謊話和謠言藉以打壓同儕的團體地位等等之行為(Grotmeter & Crick, 1996)。

本研究以「學生社交行為量表」中，研究參與者在「關係攻擊」分量表得分的高低作為指標。得分越高，表示其較傾向使用關係攻擊行為；得分越低，表示其較不傾向使用關係攻擊行為。若得分在班級平均數一個標準差以上者，歸類為關係攻擊者，表示其使用關係攻擊行為的頻率較一般學生為高。

三、意圖歸因(intent attribution)

意圖歸因為 Dodge 提出社會訊息處理理論之中的一個步驟，意指解釋社會線索(cues)和使用這些線索來推測他人的動機(Crick, Grotmeter, & Bigbee, 2002)。本研究以「意圖歸因與痛苦感」問卷中，研究參與者在「工具性激怒情境」和「關係性激怒情境」意圖歸因分量表之得分作為指標。得分越高，表示其對於激怒情境中描述的情形，有較為負面的意圖歸因。

四、痛苦感(feeling of emotional distress)

痛苦感為 Crick 和 Dodge(1994)修正社會訊息處理理論時提出，意指個體在面臨曖昧不明的社交情境時，所產生的生氣或難過的情緒表現。本研究以「意圖歸因與痛苦感」問卷中，研究參與者在「工具性激怒情境」和「關係性激怒情境」生氣及難過情緒分量表之得分作為指標。得分越高，表示其對於激怒情境中描述的情形，反應出程度較高的痛苦情緒。

五、友誼品質(friendship quality)

友誼品質為兒童在自己和好朋友之間，正、負向互動程度的知覺。本研究根據「友誼品質量表」中，研究參與者在十三個分量表的得分作為指標。本量表十三個分量表分別為：對他人施以外顯攻擊、對他人施以關係攻擊、對朋友施以外顯攻擊、對朋友施以關係攻擊、排他性、衝突、幫忙與指導、衝突解決、自己對朋友的親密互動、朋友對自己的親密互動、安全感與照顧、陪伴與娛樂、友誼滿意度。其中，前六個分量表為負向的友誼品質；後七個分量表為正向的友誼品質。在負向友誼品質分量表得分越高，表示該向度友誼品質越不佳；在正向友誼品質分量表得分越高，表示該向度友誼品質越佳。

六、自我概念(self-concept)

自我概念為個人對自己整體的看法。本研究以「田納西自我概念量表」中，研究參與者在六個自我概念量尺以及一個整體自我概念量尺為指標。六個自我概念量尺，包含生理、道德倫理、心理、家庭、社會和學業/工作自我概念。得分越高，表示其在這方面的自我概念較佳；得分越低，表示其在這方面的自我概念較差。